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一集（上）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一集（上）

陕西师大政教系

党史教研室编
党资料室

说 明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是供本系师生教学使用。

本书所选集的资料，均按历史阶段和时间顺序排列，全书共分六集，第一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集，抗日战争时期；第四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五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六集，革命回忆录。

由于我们理论水平有限，资料不足，加上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难免，请批评指正。

本书供内部参考，注意保存。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

目 录

庶民的胜利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李大钊 (1)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李大钊 (4)

新纪元

(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

.....李大钊 (9)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陈独秀 (12)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

.....毛泽东 (14)

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 (17)

民众的大联合 (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20)

群众的大联合（二）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23）

群众的大联合（三）

（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

.....毛泽东（28）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李大钊（33）

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胡适（39）

《劳动界》发刊词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44）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六日）

.....蔡和森（45）

谈政治

（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

.....陈独秀（60）

苏联第二次对华宣言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71）

《劳动者》发刊词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

..... (74)

《劳动音》发刊词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

..... (77)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蔡和森等同志的两封信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80)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蔡和森 (89)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

.....李 达 (95)

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梁启超 (114)

附：现在与将来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张东荪 (127)

共产党的根本主义

(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

..... (142)

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

(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

..... (144)

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

..... 陈独秀 (145)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

..... 江春 (166)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一九二一年)

..... (179)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一九二一年)

..... (181)

《共产党》月刊短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

..... (184)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

..... (185)

评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五日)

..... (187)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 (19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一九二二年七月)

..... (202)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一九二二年)

..... (219)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 蔡和森 (224)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

..... 张国焘 (230)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和作的决议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 (235)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

民 (一九二三年二月)

..... (236)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 陈独秀 (238)

外力、军阀与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毛泽东 (244)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一九二三年五月)

..... (247)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一九二三年六月)

..... (24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 (250)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一九二三年七月)

..... (252)

中共中央关于帮助国民党改组给各级党组织的通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 (256)

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孙中山 (258)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陈独秀 (267)

※

※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决议案（摘录）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 278 ）

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

.....（ 280 ）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亚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

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

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上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阿！

原载1918年10月15日

“新青年”5卷5号。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当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州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做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

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Hohenyollern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种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e）……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整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

源，却是“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他Bolsheviki是何意义？女杰答言：“问Bolsheviki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是，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是。”

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viki的话，和Bolsheviki所做的是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Czar的战争，是Kaiser的战争，是Kings的战争，是Emperors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

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